

☞ 花椒救了不少人。有人,就有希望

☞ 平静的花椒,是过去生活的延续,也是未来生活的开始。他们的希望,将不止寄托在花椒之上

## 心有家国 才能自信

□ 李锐

只有内心保有家国的

情怀和胸襟,才能对民族

文化有着更深刻的自觉和

自省

抗战十四年,国难危急,中华民族经受巨大考验,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浴血奋战,共御外侮。抗日战争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觉醒的重要转折枢纽。而一个民族的复兴与觉醒既包括对国家的独立、富强的追求,同时也蕴含着对本民族文化的复兴与自觉。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不仅妄图侵占中国,更试图摧毁中华民族文化根基,亡国灭种的危机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文化自觉意识。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轰炸南开大学、火烧东方图书馆、盗取中国文物、实施奴化教育等种种摧残中国文化的恶行,极大地激起了国人捍卫民族文化独立及民族自存意识。中国历史学家萧一山指出:“民族的特质,就是文化”,“数百年来,用文化的力量,融合了几百个民族,才成就了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伟大民族。”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也提出,国人应对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持一份“温情与敬意”,中华民族立命安身于本民族文化之中,中国便绝不会灭亡,中华民族也便有强盛之日。

在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推动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被不断发掘和整理,成为激励国人团结一致、浴血抗战的重要精神动力,诸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等传统训诫,不再是关乎个人道德操守的戒律,而是成为辨别“忠奸的尺度”,一向注重内省的传统道德,转变成成为抗战御侮背景下的共同道德标准。“何以利吾国”的疑问也成为文化自觉意识下,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精神焦虑。傅斯年正是以“书生何以报国”之志,写成《东北史纲》一书驳斥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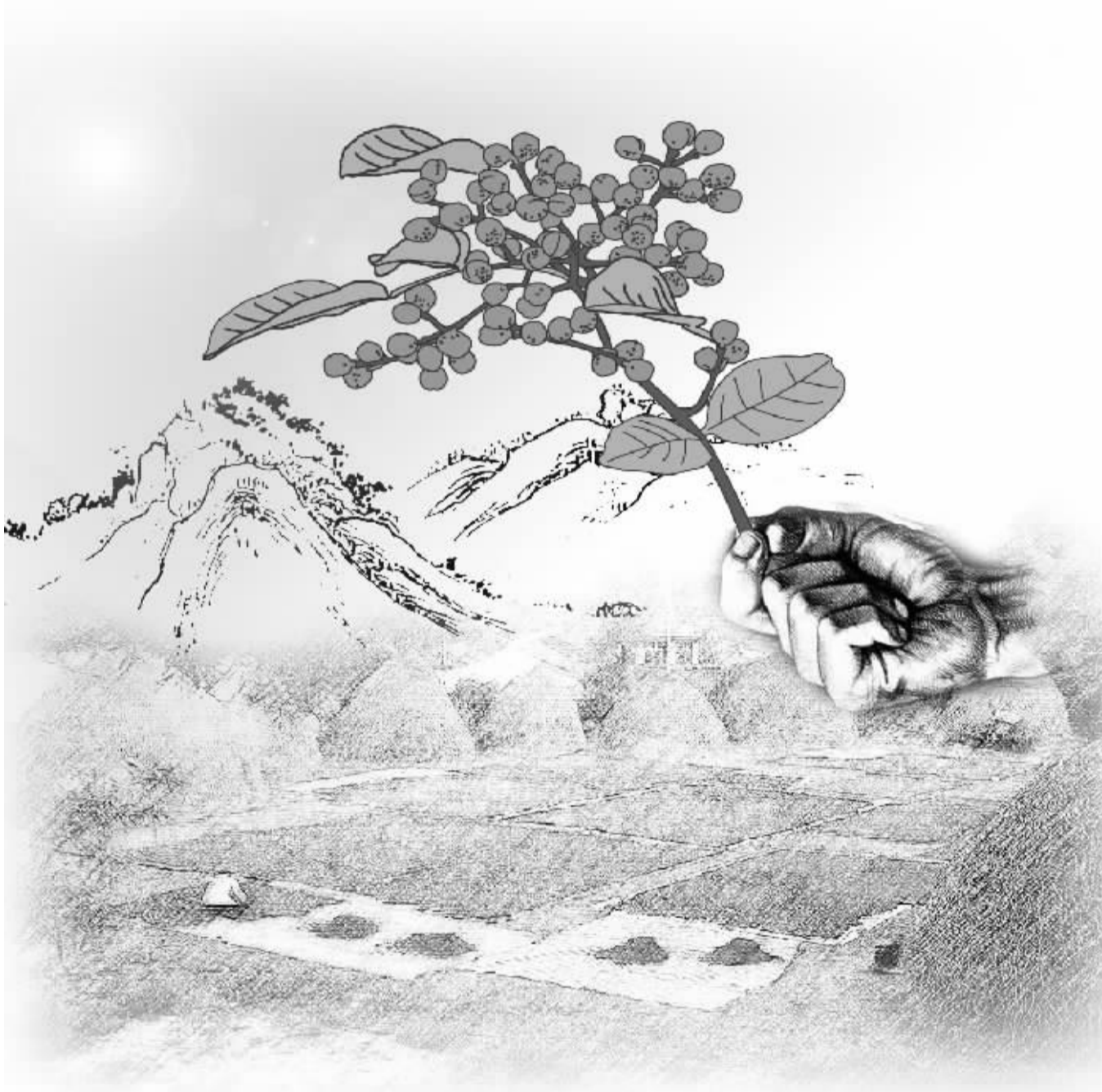
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也注重发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并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民族,“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着一份珍贵的遗产”,同时号召广大党员“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正是在这一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文艺“民族形式”及学术“中国化”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不仅吸收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更要创造有“中国气派”、“中国特性”的新的文化民族形式,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化能够担负起“提高民族意识”、“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提高中国的新文化”、“配合建设新中国的事业”的任务。

时至今日,距离抗战胜利已近七十个春秋,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抗战时国人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若对今人有所借鉴意义,那就是只有内心保有家国的情怀,以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胸襟,才能对民族文化有着更深刻的自觉和自省,才能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 鲁甸,那一片平静的花椒

□ 张忱



## 花椒

不少房子已化作瓦砾,而漫山的花椒还在散发着浓烈的香气。

鲁甸地动山摇之后的第二天一早,龙头山镇龙泉村村民、67岁的石应龙和老伴唐其芬一起,来到村口的桥上,晾晒震前从山上采下的花椒。时间依然在黄金72小时之内,龙头山向外的路也还没通,从鲁甸县城刚到这里的人,有许多刚走过近10公里的山路;已在震区的,正忙于搜救抢险、医治伤者、搬运物资、寻找财物。在忙碌的氛围里,老两口显得尤为平静。

花椒,本是鲁甸人改善生活的希望。和玉米、马铃薯一样,花椒是不多的几种适合鲁甸山区种植的作物之一,收益也是最高的,比玉米1亩要多收三四千块。种花椒需要耐心,两到三年才能挂果,大概5年后才能丰产。有耐心的鲁甸人,在住处附近的山坡上种下了密密麻麻的花椒。

地震之前,正是花椒成熟的时节。漫山遍野的花椒,不仅吸引了龙泉村里的劳力,还引来了附近村子的雇工。地震时,只有一部分老人和孩子,留守在山下的家里。幸运的是,种花椒的这片山没有发生滑坡,地震时在此劳作的人们大多只是受了轻伤。如果地震晚来哪怕一个小时,大部分人就会收工,回到自家屋里吃饭休息。那场面,让人不敢去想。

地震之后,花椒又成了很多鲁甸人延续生活的念想。不少房子已化作瓦砾,而漫山的花椒还在散发着浓烈的香气。石应龙老两口仔细挑出混入花椒的石子和土块,只要有太阳,大半天就可以晒好了。他们说,今年收成不错,在地震之前,他家已经卖了大约1000元的花椒了。由于地震前的暴雨引发泥石流,冲毁了下桥的道路,他们脚下的这座桥已被弃用,成了天然的晒场。

花椒不等人,必须及时晾晒才能保证质量。之后的几天,老两口和乡亲们也逐渐从地震的惊悚中缓过神来。原来晒花椒的场地多成了废墟,他们就见缝插针,利用废墟间的空地,甚至是在被烈日炙烤得干

燥的河床,所有能够利用的地方都晒上了花椒。

和左右邻舍一样,53岁的姜玉宁家的屋子全部倒塌。她在原来的院子里铺上带着绿叶的花椒,远远望去,犹如废墟中的一片绿洲。地震时,她正跟5个雇工在山上采摘花椒。她的儿子女儿平时都在深圳打工,听说家里遭了震灾,立马买了生活用品回来看她。姜玉宁说,家里的东西都被压在废墟里,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要是有人来收,这些花椒能卖将近1000块钱,她就能换点平常用的东西了。

60岁的叶春会每隔几分钟就会催促儿子康运华想办法,从废墟中刨出自家的花椒。康运华并不着急:废墟埋着不少比花椒更加重要的东西,比如房产证、身份证。虽说房倒屋塌,但儿子康绍奇自己爬出了倒塌后的土房,侄女也被及时赶来的民兵解救。家人都在,其他的事情,可以慢慢来。

## 援手

劫后余生的人们,得先参与搜救、搬运物资,尤其要先弄点水。

是的,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慢慢来。对于劫后余生、惊魂甫定的震区人来说,能吃上饭,喝上水,有地方住,是最重要的;而在这些要务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水。

虽然家里的房子受损并不严重,但21岁的叶富震后连续几天都没闲着。地震当晚,下起了大雨,他把自己的汽车让给村里的女人和孩子住,自己一夜没睡。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帮着救援人员一起寻找被压在废墟中的同村人。几个小时里,他们挖出了3个人。遗憾的是,没有幸存者。

正说着,叶富接了个电话,朋友陈旺家的水用完了。放下电话,叶富马上忙碌起来,把能找到的所有矿泉水瓶全都灌满了自家的井水。

龙泉村本不是个缺水的地方,很多人家都有井,村边有小河流过,村中甚至还有一个纯净水厂。地震之后就不一样了。河水和大部分的井水都变得异常浑浊,人喝了容易腹泻,而水厂的地下泉也不再涌出。叶富家地势较高,打出的井水略有些

变黄,但仍可饮用。震后头几天,由于交通受阻,运到村里的矿泉水有限,叶富和家人就开始把家里的井水分给同村需要的人家。

水灌好之后,叶富骑上摩托,三四分钟就开到了陈旺家所在的老街,老街上的旧屋在地震中几乎全部坍塌。停下摩托,陈旺和笔者爬上足有三四层楼高的残垣断壁,来到了陈旺家。云南消防玉溪支队的官兵们正在用电锯切开瓦砾中的房椽,帮助陈旺寻找掩埋其中的生活用品。毒辣的日头下,所有人都挥汗如雨地忙碌着,叶富送来的水,正是及时雨。

送过了水,叶富就急着往家赶。走了两步,他指着一座房子说,在搜救的时候,他们发现这里压了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由于没有工具,他们只得向专业救援队求助。

最初的搜救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叶富也没闲着,他和十几个同龄人自去去村口河边帮忙运送物资。地震之后,村口的公路桥不能通车,装满物资的车辆只能停在河对岸。叶富和同伴们肩扛手提,走过小桥,把各种物资“蚂蚁搬家”运到救灾指挥中心,交给政府部门统一分发。当时,物资算不上充足,但叶富并没有沾“近水楼台”的光。他说,东西就那么多,如果我先搬回家了,别人怎么办呢?

不管是在废墟上攀爬,还是骑车在街上穿行,叶富都动作飞快。他总有很多事要做,甚至没有时间坐下来说话。他总对笔者讲,你要去哪里,我送你,边走边说。对于以后的生活和家里的生意,他平静地说,还没有想好。他说,地震了,得先参与搜救、搬运物资,给朋友们送水,得先弄这些事。“有些人在外地打工,就像陈旺,回家发现家里房子全塌了,怎么办?先要帮他们找个住的地方。有的人家里有人遇难了,也要帮他们料理一下后事。地震是没有办法的事,但生活还得进行下去。”

白天做事,到了晚上,叶富一家人也要回到安置点过夜。龙头山镇龙泉村灰街子安置点接收了附近几千名受灾群众。在安置点,有和叶富一样闲不下来的人。11岁的欧任波就是其中一个。他听到附近的大喇叭里喊话“请大家帮忙搬物资”,就跟着二帮大人一起跑了过去。他先是扛起两箱方便面,转身就在人流中飞快穿梭。到物资存放处卸了货,他又原路折回,搬起一箱

矿泉水。这回,纤瘦的他有些吃不消,脚步明显沉重了许多,还是咬牙坚持。一直跟在他身后一起劳动的,是他10岁的弟弟。在安置点安顿下来的人们,很快开始给乡亲们帮忙,有人半卖半送自家店里的服装和鞋子,有人把自家养的猪分给大家吃,有的带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到自家卫生间里冲凉。说到那些脚上磨起血泡的官兵,鞋店老板陈明晶就开始哽咽。笔者出门后,他默默地擦去了眼中的泪水。

## 希望

向远处望,鲁甸的青山依旧,几度生离死别,花椒依然平静地挂在树上。

余震依然在鲁甸时断时续。在数百位乡亲罹难之后,震区人该在哪里重新构筑家园?安置点已经有吃、有喝、有帐篷住,可人终究要有个安稳的住处,要有自己的家。

最简单的想法是迁出,让当地百姓远离地质不稳定的地带,远离容易塌方的山坡,远离容易被洪水淹没的河边,住到相对安全的地带。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故土总是难离。第十四集团军乌蒙铁军政委朱江参与了鲁甸县火德红镇转移受灾群众和危险排除工作,他告诉笔者,老百姓根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就算余震不断,堰塞湖就在眼前,他们还是在犹豫:能淹到我们村,能淹到我们家的房子么?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都会从山顶、从安置点、从帐篷里跑回被震坏的房子,他们觉得那才是自己的家。震得再厉害,堰塞湖再危险,那里也是自己的家。灾后转移尚且如此,异地安置的难度想必更高。

如果不迁出,重建就是一个重要的选项。重建又谈何容易。村民的土坯房质量差,是人员伤亡的一大原因。住在这种土坯上架着木头的房子里,也是当地村民的无奈选择。村民种花椒,每户每年的毛收入在1万元到5万元之间。要建一座能抗震的结实房子,至少要花费6万至10万元。云南省目前也已做出规划,将在3年内投资700亿元用于灾后恢复重建。这对于并不算富裕的云南也不是个小数目,700亿元相当于云南省2013年GDP(11720.91亿元)的6%,同年财政总收入(2975.7亿元)的23.5%。另外,震区复杂的地理环境也为重建带来了困难,不仅增加了建筑成本,也增加了建筑难度。朱江说,单是一个行政村,就有几十个村小组,分散在二三十个山头的不同区域。这里山势陡峭,两个村组间海拔落差就能超过1000米,山路难走,交通十分不便。仅是去王家坡一个地方,下山进去要一个半小时,回程上山则要3个小时。

无论如何,重建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地震造成的心灵创伤也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抚平。从山坡河谷上被毁的村庄向远处望,鲁甸的青山依旧。经历了房倒屋塌、生离死别,花椒依然平静地挂在树上。村民们继续晒着花椒,手里有活的时候,他们一般都少言寡语。遇难者的“头七”过后,废墟中成片晾晒的青绿色花椒已经越来越多。

平静的花椒,是过去生活的延续,也是未来生活的开始。他们的未来和希望,将不止寄托在花椒之上。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责任编辑 教蓉梁婧

邮箱 jrbzmzk@163.com